



## 二十年后再相见

○ 杨健

我们曾经无数次地想象这个日子，想象这个日子到来时你的模样、我的模样。“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我们……”2012年4月29日毕业20周年聚会晚宴上，“微微谢顶”的邓同学特地选唱了这首有些忧伤的歌曲。同样“微微谢顶”的杨同学也在民歌风里感慨“许多年以后，能不能接受彼此的改变”。

我们变了吗？我们变了多少？

范同学的中分头变成了偏分，稍稍变圆的脸庞上稍稍透着些港味儿，但见面三分钟后，大家就在他身上嗅出了当年熟悉的气息——那渗透在每一个毛孔中的“流氓”味儿，怎么可能说变就变呢？

扛着满满一箱鲜花饼从昆明专程远道而来的廖同学，仍是当年的翻版。我们在校园里大吃大喝的时候，他的飞机还在天上。提前一个人在宾馆入住，东道主张同学很是担心：“他不会不吃午饭顽强地等着我们吧？”事实证明，这个基于五年同窗经验的判断，一点都没错。

家在成都，住在上海，出差在南京。这是10年来邓同学生活的写照。毕业分配到一家设计院，他负责的那一块是如此的小，以至于在整个工程设计图上连个签字的地方都没有；而他的前辈想在这么狭促的空间中找个退休返聘的机会也没能如愿。改变！我要改变！这个念头跟他当年在九食堂学跳舞时毫无二致。去年，邓同学的肾上被查出长了肿瘤。“当时医生的判断是，情况不大好，与其弄得很复杂，还不如快刀斩乱麻”。斩下来的乱麻被迅速做了切片实验，结果却是良性。更让人遗憾的是，手术前对肾功能都做了检查，被斩的那只，功能比留下的那只还强！唉，有什么办法呢？比大地更宽广的是海，比大海更宽广的是天，比天空更宽广的是男人的肾。看在先师梁启超的份儿上，咱就不去找医生打架了吧。

人到中年，豪勇不再，这回大家都喝得不多，所以钟同学并没有获得上学时搓毛巾给各位洗脸的机会。在上海滩养过猫，在大连港玩过票，在加拿大有身份，给航母刷过涂料，今天的钟同学，一进宾馆就感叹房子的外墙涂料太旧了，其热心程度，堪与当年伺候醉酒同窗时媲美。

至于陈同学，就更谈不上多少变化了。西服、眼镜、瞪得吓人的大眼珠子、得意洋洋的搓手、新旧两朝首都的混杂口音……你不得不承认，他永远都比你更年轻、更潇洒、更有纨绔的本钱。当然，现在纨绔不叫纨绔了，叫玩酷，就像他从事的工作一样。

这5名从外地赶来的同学，是20年来一个班级的缩影。两个十年过去，走进大教室，跟其他班40多名返校同学相比，我们依然个性鲜明，洋溢着那股浓郁的应用化学的味道。

走出系馆，林荫道旁的松柏墙已经高过人头，引得刘同学忍不住拍照。从9号楼到12号楼如今都已不再住人，成了办公场所。踏上12号楼三层，各自找到自己的宿舍，摆不完的POSE，说不尽的回忆。五号楼前的电话亭还在，当年女朋友们打来的长途电话传唤声也还在，可惜九食堂不再开张，剩下淡淡的油饼香浮沉在记忆的空气里，勾起人无尽的怅惘。从15号楼往北，原来的围墙向外拓展了不知道多远，一水儿的紫荆公寓，一水儿的外挂空调。20年，清华校园从4300余亩长到5800多亩，科研经费从10多个亿长到37亿元，现任校长陈吉宁披露，去年全校的发票摞起来竟有两座主楼高。

这次返校，最高兴的事情，是见到了睽违多年的三位老领导——张孝文、方惠坚、贺美英。张校长1995年罹患肝癌和胃癌，被医生宣判只能再活半年。“后来我又得过一次心梗，心脏搭了支架；再后来我又得过一次脑梗，抢救过来之后一度不会说话”，张孝文的宁波话里颇有老年人的自豪，“可是到今天，我已经活了17年”。“他们限制我参加活动的次数，但今天，八七级的同学们回来，这个活动我一定要来！希望大家毕业三十周年返校时，我还能够再来！”更让大家动容的，是贺美英老师揭开的那个保守了20年的秘密。谜底揭晓的那一刻，清华主楼后厅里的掌声排山倒海。那悄无声息的爱，盖过所有铿锵的誓词，盖过个人的荣辱得失。它穿过漫长20年里程，直击一代人的心扉，无须明示，你知道，我知道，大家都能感受到。

毕业20年之后，我们再次为母校由衷地自豪。📖